

大衛·
高柏菲尔

版一桂月十年二卅國民華中
版一滙月四年六卅國民華中

有 所 權 版
印 翻 許 不

人 行 發
林 文 吳

所 行 發

社 版 出 活 生 化 文

號 八 弄 一 路 龐 巨 海 上

號 五 四 一 路 國 民 慶 重

號 四 十 二 路 通 交 口 漢

號 四 十 八 街 堂 祠 都 成

所 刷 印

所 刷 印 活 生 化 文

書 叢 文 譯

述 自 爾 菲 柏 高 · 衛 大

著 司 更 迭

譯 虹 天 許

元 六 十 四 價 定



文化出版社

下冊目錄

第三十七章	一點冷水	一五
第三十八章	拆散了夥伴	四三
第三十九章	威克菲爾·希潑聯合事務所	四五
第四十章	流浪者	七五
第四十一章	度拉的姑母們	八九
第四十二章	惡作劇	一一五
第四十三章	再度回顧	一四七
第四十四章	我們的家務	一六一
第四十五章	迪克先生實踐了我姑母的預言	一八五
第四十六章	情報	二一一
第四十七章	馬莎	二二三
第四十八章	家庭生活	二五一
第四十九章	我陷入了莫明其妙的境地	二六九

第五十章	攀古堆先生的夢想實現了	二八九
第五十一章	更長的跋涉之開端	三〇五
第五十二章	我協助一場爆發	三三三
第五十三章	三度回顧	三七一
第五十四章	密考先生的交易	三八一
第五十五章	風暴	四〇五
第五十六章	新怨舊恨	四二二
第五十七章	出境的移民	四三五
第五十八章	去國	四五一
第五十九章	歸來	四六一
第六十章	安妮絲	四八七
第六十一章	我看到了兩個有趣的悔罪者	五〇三
第六十二章	照在我路上的明燈	五二三
第六十三章	一位遠客	五三九
第六十四章	最後的回顧	五五三

第三十七章 一點冷水

我的新生活已繼續了一個多星期，我那些重大的、切實的、用以挽救危機的決心是更其堅強了，我依舊走得極快，自以爲一切都在向前進展。我規定自己無論做什麼事情的時候，都要竭盡我的所能，我在這方面使自己完全成了一個受難者。我甚至於想吃素，以爲變成了一頭吃草的動物，我才算是在爲度拉犧牲。

截至這時，除了我在信內所隱示的以外，小度拉一點也不知道我這拚命的決心。可是又一個星期六來到了，在這個星期六的晚上她將到米爾斯小姐的家裏去，當米爾斯先生到他的門牌俱樂部去了之後，（這將用挂在會客室中央的窗口的一只鳥籠來報告在街上等着的我，）我就要到那邊去喝茶了。

這個時候，我們已在白金罕街上住得十分安定了：迪克先生繼續極順利地做他的抄寫工

作。我姑母已對克魯伯夫人獲得了莫大的勝利：付清了她的工資，把她安置在樓梯上的第一只水壺擲到了窗外去，並且親自護送一個從外邊僱來的補缺者在樓梯上走上走下。這些激烈的辦法使克魯伯夫人不勝恐怖，只好縮到了她自己的廚房裏去，以爲我的姑母發瘋了。我姑母毫不顧忌克魯伯夫人的意見，正如對於別人的任何人的意見一樣，反而還加以獎勵，以致那本來十分大胆的克魯伯夫人，不出幾天就氣餒了：竟不敢再在樓梯上跟我姑母會面，寧願把她那巍峨的身體藏在房門後面——雖然顯露着她的法蘭絨裙子的一條闊邊——或是隱避在黑暗的角落裡。這使我的姑母不可言喻地愉快，我相信她有時故意在大概會遇着克魯伯夫人的時候歪戴着她的帽子，高興地上下巡行着。

生性靈巧而愛整潔的姑母，在我們的家庭中作了無數小小的改進，使我顯得反而比以前更有錢了——似乎並不自弱。例如，她把那食器室改造成了我的更衣室；又爲我購買了、裝飾好了一張寢台，那在白天看起來很像一只書箱。我成了她不斷地操心的對象；就是我那可憐的母親也不能愛我更甚，或更用心地爲我謀幸福的。

攀古堆因爲得以參預這些工作，自認爲是極大的榮幸；她雖然仍舊保留着一些她對我姑母的敬畏的心情，但因得到了無數鼓勵的、親信她表示，她倆已變成了極好的朋友。可是現在——我說的是我將要到米爾斯小姐家裏去喝茶的那個星期六——時候已經到了，她必須回

家去，開始履行她所擔任的對海姆的職務。「那末再會吧，巴切斯，」我姑母說道，「你自己珍重！我深信我從前決計想不到，我跟你分離時會難過的！」

我送攀古堆到公共馬車站去。她在離別時號哭着，把他的哥哥委托給我的友誼，正如海姆曾經做過的那樣。自從他在那個陽光滿眼的午後走了以後，我們沒有得到過他的一點消息。

「現在，我親愛的心肝大衛啊，」攀古堆說，「如果你在做學徒的時候，你需要錢來化用；或是在你滿師後，我愛，你需要錢來自立門戶，（這兩樁事你一定得做一樁的，或兩樁都做，寶貝啊）——誰比我那可愛的姑娘稱為蠢貨的我，更有適當的權利來請求准許借錢給你呢？」

我的獨立程度還不足以使我說什麼鹵莽的話，我只是答道，如果我萬一要向什麼人借錢時，我就會向她去借。除了當場接受一大筆借款以外，我相信這是我所能做的最可使攀古堆得到安慰的事了。

「還有，我愛！」攀古堆悄悄地說，「請告訴那美麗的小天使，如果我能夠見她一面——只要一分鐘也好——我就非常歡喜了。請你告訴她，在她跟我的孩子結婚以前，我要來爲你把你的房子弄得十分美麗，如果你許我的話！」

我宣稱決不讓別的什麼人來觸動它一下；這使攀古堆非常快活，她就高高興興地走了。

這天我在「公所」裏，竭力用種種方法來消磨我的時光；到了晚上約定的時候，我就走到米爾斯先生的街上去。米爾斯先生是一個在飯後很會睡覺的人，他還沒有出去，所以中央的窗口並沒有掛着鳥籠。

他使我等得這麼長久，我渴望那「俱樂部」因他遲到而處罰他。他終於走了出來；於是我看到我的度拉親自把鳥籠掛了起來，跑到陽台邊來張望我，一看到我又跑了進去，而吉卜却留在後面，對街上的一只龐大的狼狗狂吠着——那狼狗是可以一口把它吞下去的。

度拉走到會客室的門口來迎接我；吉卜也搶了出來，信信地吠着滾倒在地上，以為我是什麼「土匪」呢！我們三個一道走進去，儘量表示着快樂親愛。不久我就把悲愁帶到了我們的欣喜中間去——並不是我願意如此，而是因為我滿懷想着這個問題——我十分冒失地問度拉道，她能夠愛一個乞丐嗎？

我那美麗的、嬌小的、吃驚的度拉啊！她由這個詞兒只能聯想到一張黃瘦的臉孔和一頂睡帽，或是一對拐杖，或一條木腿，或一只口含酒瓶的狗，或諸如此類的事物；所以她帶着極有趣的驚異神情注視着我。

「你怎麼可以問我這樣愚蠢的話呢！」度拉撇着嘴說。「愛一個乞丐！」
「我最最親愛的度拉啊！」我說。「我就是一個乞丐！」

「你怎麼可以這樣傻，」度拉在我的手上打了一下說，「竟曾坐在這兒這樣亂吹？我要叫吉卜來咬你了。」

她那稚氣的模樣對於我乃是最甜蜜的模樣，不過我却不能不言明一切，所以我又嚴肅地說道：

「度拉，我的性命啊，你的大衛破產了！」

「我說我要叫吉卜來咬你！」度拉搖着她的髮髻說——「如果你這樣滑稽可笑的話！」——但是我的神情是這麼的一本正經，竟使度拉停止了搖動她的髮髻，而把她的一只戰慄着的小手按在我的肩膀上，開始顯得驚恐不安，接着就哭起來了。這真可怕呢。我跪倒在沙發前面，愛撫着她，懇求她不要撕裂我的心；可是有好一會兒，可憐的嬌小的度拉只是喊道，哦，啊！哦，啊！哦，她是這麼的驚恐啊！哦，茹麗亞·米爾斯到哪裏去了呀！哦，送她到茹麗亞，米爾斯那裏去吧；請快快走開吧！她一直這麼喊着，使我幾乎昏了過去。

終於，經過了一番苦苦的哀懇和勸告之後，度拉抬起她那害怕的臉孔來看我了：我逐漸加以慰藉，使這變成了全是親愛的臉色，而她那溫柔的美麗的面頰跟我的相偎貼着。於是我用兩臂環抱着她，仔細告訴她，我是多麼的愛她——這樣的親愛，這樣的親愛；我是覺得多麼應該解除她所受的婚約的束縛，因為現在我沒有錢了；如果我失去了她，我將永遠多麼的

難受，並且不能復元；怎樣只要她不怕貧窮，我也一點不怕，因為有了她的鼓勵，我的心和手都很堅強；怎樣我已經在勇敢地工作了，只有戀愛着的人才做得到這樣；怎樣我已在開始腳踏實地，瞻望前途了；怎樣好好地掙得的一片麵包皮，是比承繼得來的一餐盛宴更美味得多……我如此熱情地滔滔不絕地講着這一類的話，竟使我自己都十分驚異，雖然自從我的姑母嚇了我一跳以來，我日夜都思念着這件事。

「你的心仍舊爲我所有嗎，親愛的度拉？」我狂歡地說，因為她緊握着我，我知道它是如此的。

「哦，是的！」度拉喊道。「是啊，它完全爲你所有，哦，不要嚇唬人！」
我嚇唬——度拉嗎！

「不要談到沒有錢，和努力工作！」度拉說着，挨得跟我更緊了一些。「哦，不要，不要！」

「我最親愛的愛人啊」，我說道，「好好地掙得的麵包皮——」

「哦，是的；不過我不要再聽什麼關於麵包皮的話了！」度拉說。「而吉卜非在每天十二點鐘的時候吃一盆羊肉不可，不然它要死的。」

我爲她那稚氣的、迷人的模樣所陶醉了。我憐愛地告訴度拉：吉卜非按照它的慣例每天

準時吃它的羊肉。我又描摹着我們那藉着我的勞動而得獨立的、儉約的家庭——以我在高門那邊看到過的那所小房子爲藍本，而我的姑母則住在樓上的一間房裏。

「現在我不再嚇唬人了吧，度拉？」我溫柔地說。

「哦，不，不啊！」度拉喊道。「不過我希望你的姑母會常常留在她自己的房裏！我並且希望她不是一個喜歡罵人的老東西！」

假如我能夠比以前更愛度拉，我深信我一定要這樣做的。不過我覺得她有一點兒不實事求是。我看到我那新生的熱情這麼難以傳達給她，不覺有一點心涼。我又嘗試了一次。當她完全恢復了原狀，正在撫弄那躺在她膝上的吉卜的耳朵時，我莊重地說道：

「我的心肝啊，我可以提說一樁事情嗎？」

「哦，請不要實事求是！」度拉哄騙地說。「因爲這使我十分驚恐呢！」

「心肝啊！」我答道；「這沒有什麼可以使你驚慌的。我要你對它作一種完全不同的看法。我要它來激勵你，鼓舞你，度拉呵。」

「哦，這十分嚇人呢！」度拉說。

「不，我愛。堅忍和精神上的力量會使我們忍受更惡劣得多的事物。」

「可是我一點也沒有力量呢，」度拉搖着她的頭髮說。「是不是，吉卜？哦，請你吻」

「下吉卜，不要惹厭吧！」

她對我舉起它來給我親吻，同時把她自己的明媚桃紅的小嘴巴裝成了接吻的姿勢，指示我一定得對稱地親在它的鼻子中央。我照着她的吩咐做了——事後又獎賞了我自己的服從——她迷惑我放棄了我那莊重的精神，不知道有多久。

「可是，度拉我愛啊！」我終於又回復了這種精神說；「我要提說一樁事情了。」——看到她合着她的兩只小手，舉起它們懇求我不要再嚇唬人的情形，恐怕就是「這囑庭」的法官也會對她發生戀愛的。

「我實在並不要嚇唬人，我的寶貝啊！」我安慰她道。「不過，度拉我愛，如果你有時候想一想——當然不是沮喪地想，你知道——不過如果你有時候想一想——只是爲了鼓勵你自己——你已經許婚給一個窮人——」

「不要，不要！請不要說這話！」度拉喊道。「這是萬分駭人的！」

「一點也不，我的靈魂兒啊！」我愉快地說。「如果你有時候想一想這件事，偶爾看看你爸爸處理家務的情形，稍稍養成一些習慣——比如記賬——」

可憐的嬌小的度拉，發出了半像嗚咽、半像絕叫的一聲驚嘆來接受這個提示。

「——這對於我們將來是十分有益的，」我繼續說。「此外，如果你肯答應我稍稍讀一

點——我要送給你的一本小小的『烹飪法』，那末對於我們倆都是一件極好的事。因為我們生活之路，度拉啊，」我說得逐漸熱烈起來了，「現在是崎嶇不平了；使它平順的責任是在我們身上——我們必須奮鬥着前進。我們必須勇敢。有不少的障礙得加以應付，我們必須加以應付，加以克服！」

我緊握着拳頭，帶着極其起勁的臉色，正在急速地說下去；可是實際上已毫無說下去的必要了。我已說得夠了。我又犯了老毛病。哦，她是這樣的驚恐呵！哦，茹麗亞。米爾斯到那裏去了呀！哦，送她到茹麗亞。米爾斯那裏去吧；請快快走開吧！這麼着，總之使我完全迷惘了，只是在那會客室裏亂嚷着。

我以為這一次我已殺死了她。我洒水在她的臉上。我跪倒在地上。我扯着我的頭髮。我責罵自己是無情的牲畜和毫無慈悲心的禽獸。我懇求她饒恕我。我哀求她抬起頭來。我在米爾斯小姐的針線匣裏亂找一個嗅藥瓶，在苦悶的心情中竟誤拿了一個象牙的縫針筒，致把那些針都倒在度拉身上。我對吉卜揮着拳頭——它也跟我一樣的狂亂，我作了種種可能的狂暴的行動，正急得毫無辦法的時候，米爾斯小姐走進來了。

「這是誰做的？」米爾斯小姐喊着，就去救護她的朋友。我答道，「是我，米爾斯小姐！這是我做的！請看這破壞分子！」——或諸如此類的話——說畢我就背着光，把我的臉埋

在沙發墊子裏。

最初，米爾斯小姐以爲又是口角，我們瀕於「撒哈拉沙漠」的邊緣上了；可是不久她就明白了事情的真相，因爲我那親愛的、嬌小的度拉擁抱着她，開始告訴她，我是「一個窮苦的勞動者」；隨即哭着要我，問我願不願讓她把她所有的錢都交給我保管；於是伏在米爾斯小姐的頸子上嗚咽着，好像她那稚嫩的心已經碎了似的。

米爾斯小姐一定是天生來爲我們造福的。她問了我幾句話，就斷定了事情的癥結在哪里，隨即安慰度拉，逐漸說服了她，我並不是什麼勞動者——依據我剛才說話的態度，我相信度拉斷定我是一個航海者，整天推着一輛獨輪車在跳板上走來走去——這樣就使我們歸於和好了。當我們變得十分安靜、度拉並且到樓上去在她的眼內點玫瑰水的時候，米爾斯小姐就鳴鈴命人送茶點來。在這以後，我對米爾斯小姐說道，她將爲我永久的朋友；我的心臟一定要停止了跳動，我才會忘記她的同情。

於是我對米爾斯小姐講述我曾努力對度拉闡述而結果却大失所望的道理。米爾斯小姐答道，在一般的原則上，「知足的茅舍」是比「富麗冷峻的宮室」更好，而在有愛情的地方，什麼都有。

我對米爾斯小姐說，這話是千真萬確的，還有誰比我知道得更明白呢——我愛度拉的愛

情是絕沒有一個凡人經驗過的？不料米爾斯小姐沮喪地說了，要是這樣，那對於有些人的心確是好的；我就連忙請求容許我加以修正，說我所說的凡人是限於男性的。

於是我徵求米爾斯小姐的意見：究竟我急切地提示的那些關於記賬、處理家務、和「烹飪法」等等的話頭，她認為其中有沒有什麼實際的價值？

米爾斯小姐在思量了一會兒以後，答道：

「高柏菲爾先生，我將對你直言無隱。心理上的受難和試煉，對於有些人可以抵補年齡的不足；我將對你直言無隱，好像我是一位修道院的女方丈一般。沒有的。你的提示不適用於我們的度拉。我們這最親愛的度拉，是自然的寵兒。她是光明和輕快和歡樂合成的東西。我不得不說，這件事如果能做得成功，那或許是好的，不過——」說到這兒，米爾斯小姐搖搖頭。

我受了這最後半句話的鼓勵，就放胆問米爾斯小姐：爲了度拉的緣故，她如有機會勸誘她留意爲認真的生活作這種準備，她是否願意加以利用？米爾斯小姐立刻作了肯定的答復，我就又問她，是否願意保管着那本「烹飪法」，並且如果她能夠婉轉地使度拉接受它而不致驚恐的話，是否願意幫我這無上的忙？米爾斯小姐也接受了這一委任；雖然並不怎樣熱心。

這時度拉回來了：顯得這樣的嬌小可愛，以致我也實在懷疑是否該把這種平凡的事情去

煩擾她。她是這樣的愛我，而且這樣的迷人——尤其是當她要吉卜直立起來吃土司，而假裝要把它的鼻子按到那熱茶罐上去以懲罰它的不聽命之罪的時候——以致我覺得自己好像是一個侵入仙女的居處的「怪物」，當我想到我曾嚇得她哭起來的時候。

進了茶點以後，我們就彈月琴；度拉唱着那些可愛的古老的法國歌曲，說到無論怎樣都決不能停止跳舞的——屈啦屈啦，屈啦屈啦，竟使我比以前更覺得自己是「怪物」了。

我們的快樂只遇到了一次阻礙，這是在我告辭以前不久：當米爾斯小姐偶然說到明發生的天早晨的時候，我不幸脫口說了出來，現在我因為不得不努力工作，我在五點鐘就起身的。不知道度拉是否以為我在當什麼「守夜人」，我無法說明；不過這使她受了一個極深刻的印象，以後她就不再彈琴或歌唱了。當我跟她告別時，她仍舊在想着這個；她好像在哄騙她的洋娃娃似地、可愛地對我說道：

「唔，不要五點鐘就起身，你這頑皮的孩子。那是十分荒唐的！」

「我愛，」我說道，「我有工作得做呢。」

「可是不要去做它吧！」度拉答道。「為什麼你要去做呢？」

對於這嬌小可愛的驚異的臉龐，我只能輕鬆地、好像開玩笑地說，我們若要生活，就非工作不可。